

銀色的夢

著者 田漢

上海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銀 色 的 夢

著 漢 田

角 五 洋 大 價 實

路 川 四 北 海 上

版 出 司 公 刷 印 書 圖 友 良

序

盧夢殊

「銀星光斯斂矣！」

在好多個月之前，我於報紙上見到這一個小題目，使我竟日不怡，同時又覺得我編纂的銀星因為我個人去職而光芒驟斂實是一件不勝惆悵的事。但是世界上的事沒有不一件不是有始有終的，即如一個人，到後來總會「息止安所」。這樣一轉念，我之不怡也就怡然，銀星斂光，在初放異彩時，它的命運早已安排到這一日了。

不過，它裏有很多是朋友們心血底結晶，使它隨着銀星而湮沒無聞，不祇我對此而惋惜不置。伍聯德兄因檢取「銀色的夢」付梓單行，作銀星最後之毫芒，使友朋心血底結晶不至永遠湮沒。我今日握筆寫這篇序言，於感慨無窮中，竟然得到一個很大的安慰。

「銀星的夢」，一共包含隨筆十四章，是作者田漢兄隨時在文學與電影中

銀 色 的 夢 序

的連帶的感想斷續地寫出來的，最後二章還是銀星停版後送到。我對於田漢兄的作品，說句笑話，好像在十字街頭見着一個肉感女郎，不由你不追逐芳踪，跑斷雙腿而不顧惜。同時，讀了他的作品，對於文學又會油然而加上一種愛心。總之他的作品裏頭蘊潛着無上的誘力。讀者在「銀色的夢」裏自然會看得出來。

十七、十一、廿三於第八藝術社、

銀 色 的 夢

目 次

(一) Day Deram	一
(二) 女與蛇	四
(三) 雲	十
(四) 韃子	十五
(五) 兩個少年時代	十九
(六) 到民間去	卅
(七) 杏姑娘	卅四
(八) 咖啡店，汽車，電影戲	四六
(九) 卡利格里博士的私室	五一
(十) 凡派亞的世紀	五六
(十一) 鬼夢表現派	五九
(十二) I stand Alone	六二
(十三) 海賊文學電影	六九
(十四) 海賊文學之一例	七四

銀色的夢

田 漢

1、DAY DREAM

『西洋的影片除了那些有永久價值的之外，我與其喜歡那些不徹底的，不如喜歡那些俗惡的。無論何種俗惡不堪，荒唐無稽的 "story"，一演成了電影，便使人感到一種奇妙的 Fantasy（幻想）。那戲的全體。你可以把他當作一個美麗的夢！在某種意義講，電影是比普通的夢稍許清楚一點的夢。人不獨睡着的時候做夢，起來的時候也想做夢。我們到電影館去，便是去做「白晝的夢」Day Dream。恐怕是因為這個關係，我去看影戲，總喜歡在白天裏去看；喜歡在春夏兩季去看。尤以在春夏之交，身上出毛毛汗的時候，最能引起各種幻想。看了回來，晚上睡在枕上。那種幻想依然在腦裏往來，與睡夢相交通。結果，不知道那到底是夢還是影片。祇剩下一個美的幻影長留腦海。影片真可謂人類用機械造出來的夢！科學的進步與人智的發達，授我們以種種的工藝品，

甚至連夢也造出來了。酒與音樂，雖稱人類的作品中最大的傑作，但是影片也確是最大傑作之一……」

這一段話是從谷崎潤一郎氏的「藝術一家言」裏抄譯下來的。谷崎氏是日本現代的大小說家。但他同時對於戲劇和電影都有異常的興味。他曾經著過許多舞臺上銀幕上的脚本。他的銀幕上的脚本曾經實現過的有「Amateur Club」，和「蛇性之淫」兩種，前者是一篇以鎌倉海水浴場為背景的戀愛喜劇，後者是根據上田秋成的「兩月物語」的神祕的戀愛悲劇。從來曲高者和寡，他的影戲除「Amateur Club」賺了些錢外，後來的戲在營業上都是失敗，後來他關係的公司倒了，他也沒有再作影戲脚本了。但他關於影戲實在是獨具慧眼，讀者讀了他前面那一段話，也可以知道了。電影是人類以機械製作的夢，與酒與音樂同為人類之最大傑作——這是何等卓越的見解！他還於數年前做過一篇「電影之現在及將來」。他說，人家若問電影到將來有發達為與演劇，繪畫同為真正的藝術的希望沒有，他一定說「有」！他相信演劇與繪畫永久不滅，電影也當

傳之不朽。他以為藝術雖無甲乙，其形式適於時勢的當越加發達，與時勢相反的自然要不進步。今日為Democracy的時代貴族趣味的藝術一定範圍要狹窄起來，比戲劇更要平民的電影，實為最適合時勢的藝術，大有發展改良的餘地。

他還舉出電影的幾種特長，這雖是人人共曉的，但他有他的卓識。他說第一是舞台劇的生命是一時的，而電影的生命悠遠。今日影片的壽命，雖不能說永久不變，但將來一定要發達到那個程度的。舞台劇與銀幕劇的關係譬如言語與文字，或原稿與印刷品，舞台劇以有限的觀客為對象，幕落人歸，什麼也沒有了。電影則以一本片子可以搖多少回，吸引無數的觀客。此種特長在觀客一方可以廉價地簡便地坐觀各國優伶之演劇。在優伶一方，以世界的觀衆為對象，不必像繪畫文學一樣經過複製與翻譯的間接手段，直接發表自己的藝術，且可以永傳於後世。古來偉大的詩人畫家彫刻家由自己的藝術使自己永生，他也由影片保持永遠的生命。做演員的若有這樣的覺悟，不知要使他的藝術何等高尚，何等嚴肅。但現在的所謂電影演員，比起其他的藝術家來，品性與見識，

都要墮落，這一定是他們的腦筋中老是相信他們的使命是一時的結果。他們若明白了自己的演藝像歌德Goethe的詩，米克倫健羅Michael Angelo的彫刻一樣也可以永為後世所承認，千載後尊為古典，那麼他們是一定有相當的抱負。他此外還說了許多話，但我覺得中國「吃影戲飯的」先聽了他這幾句話已經够受用了！

二、女與蛇

歐陽子倩兄的近作『天涯歌女』中擬用一個畫像，即於歌女的半身像上一面畫幾朵花，一面畫幾條蛇。花自然是象徵愛，蛇是象徵一個好女子去社會上有人愛護，同時也有人摧踐蹂躪，這種摧殘女子，蹂躪女子的人，其毒惡有同蛇蝎，所以用蛇來象徵他。蛇與女子的關係發生最早，在某基督教聖經中人類的母親夏娃即因受蛇的誘惑而吃智果。（Fruit of Knowledge）

耶和華上帝所造的諸活物，最狡猾的是蛇。……耶和華呼喚亞當說『你在

那里說：「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我因赤身懼怕，就藏起來。」說，誰告訴你是赤身，莫不是你吃了我禁止你吃的那樹子上的果子麼？」亞當說：「你所賜我的女人他將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便吃了。」耶和華上帝對女人說：「你作的是什麼事？」女人說：「是蛇引誘我。我所以吃了。」耶和華上帝對蛇說：「你既作了這事，你必比六畜百獸加倍受咒詛，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我又使你和女人彼此爲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爲仇。女人的後裔將傷損你的頭，你將傷損她的脚跟。」

所以後來的女人被蛇咬脚跟，以致於『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不知有多少。但蛇雖然好爲戀愛的魔障。而她自己也常常自投於情網之中。聊齋誌異中寫蛇的戀愛已經屢見。而在民間傳說中最膾炙人口，最引人同情的，莫如白娘與許仙。遊湖借傘，斷橋相會，以至水漫金山，雷峯塔，不獨可常聞之於說書場，且可常見之於舞臺。前者某公司且曾拍爲電影。我沒有看見，不知道成績如何，但像此種題材，情節既淒豔神奇，背景又多爲江南風景最明媚處，真

得有天才卓識的作家，將此種蛇性的戀愛，異端與正法，卽情與理的淒慘的鬥爭著爲脚本，同時得一淒豔無雙的女明星演而出之，我相信比世界任何神祕的戀愛劇，都要引起觀者的奇妙的幻想（Fantasy）。我們兩月前在西湖拍『到民間去』的外景的時候，日本畫家三岸好太郎同行，晚上住在旅館裏，喝了幾杯老酒，倒在沙發上休息日間的疲勞的時候，他總要我說些『Fantastical』的故事給他聽。他說五十年間被物質化了的蓬萊三島，已經找不出「幻想」了，有之則在中國，他是爲找「幻想」而來中國的。我說，很傷心，中國的幻想世界，也因物質的侵佔，剩下的土地不多了。你但看織白堤楊柳的汽車，破湖中寂寞的汽艇，沿湖高聳的西式的別莊旅館，你可知西湖已成了軍閥資本家的西湖，不是詩人美術家的西湖了。但偶因述斷橋的舊觀，雷峯的遺址，談到白娘娘與許仙的故事，他拍掌叫絕，說這真是一段『Fantastical』的故事。不可不介紹到日本去。我說這段故事倒不勞你費心，早已有人介紹過了。上田秋成的「兩月物語」，就是把這個故事日本化的。這故事的 Charm 使谷崎潤一郎陶醉，

并投合了他的惡魔主義。所以把他編成「蛇性之淫」的電影。可惜這影片我不曾看見，想來一定可使觀眾的神經顫慄的。我想將來找到「Anna Nazimova」那樣的明星，够得拍這樣的巨片的資本，我一定要把世界上的人引到雷峯塔下去。上面是說中國與日本的蛇性的戀愛，據廚川白村氏的研究，則西洋也有這樣的戀愛。距今百年前，英國詩人凱慈 John Keats 曾寫一長七百行的敘事詩，述希臘傳說中蛇女 Lamia 的戀愛史。詩中情節大體如是——

呂美亞爲一五彩絢爛之蛇。說話時與女人無異。其前身本爲一絕代麗人，因受神罰，變爲美蛇，在克里特島的森林深處，度寂寞哀傷的歲月。但呂美亞的靈魂依然可以隨心所欲的遊行。一日越海赴可林士 Corinth 適逢大祭，舉行競技。有美男子李雪斯 Licinus 者得最後之勝利。其雄健之姿，爲呂美亞所愛慕不置。但既屬蛇身，雖憔悴至死，亦無由得李雪斯之垂青，呂美亞之苦悶可想。一日呂美亞見森林的女神爲許多男性所追，因教以藏身之法。而追者中有哈密司者，善走之男神也。呂美亞忽思得一計，以女神所在告哈密司，而求爲

復其舊態。呂美亞身上之五彩的班紋，以哈密司的法力悉行脫落，蛇形頓改，重爲一絕代麗人。

李雪斯雖得天獨厚，爲一文武雙全的美男子，但不能以此滿足。一日忽於山麓松陰見一明艷無雙的少女，纔初知戀愛。跪在那女子前面，述他心裏的愛慕。那女子也備道數載相思之苦。這少女便是呂美亞！

太陽要偏西的時候，兩人相攜歸可林士市。他們在街上走，不想教人家看見。但途中忽然與一身穿道服的禿頭白鬚的老翁相值，爲老翁的炯炯的目光所注視，呂美亞愕然變色。李雪斯問她何爲如此。

美麗的呂美亞說：『我疲倦了。但是那位老翁是誰？我想不出他的樣子。李雪斯啊！你何以避開那老翁的目光呢？』

男的說：『那就是賢者 Apollonius，是我的先生，我的師傅。但在今宵，那個賢者也不過入我的歡愉之夢的愚者的靈魂。』

李雪斯把呂美亞引到一所美麗的房子裏。兩人在那屋裏做夢似的過了幾個

月快樂的日子。某年夏天的晚上，薔薇的花香充滿了庭院，夜鶯的歌聲，反響着兩人戀愛的細語的時候，忽然聽得街上許多人聲。自與愛人同棲幾乎和社會隔絕的李雪斯，忽然想把自己豔美的新妻，誇示於衆人之前。呂美亞雖然竭力反對，但他卒至大張筵宴，廣迎賓客。僅依呂美亞意，沒有招待那老翁 *Apollonius*。

到了招宴的那天，李雪斯的親戚朋友，都到了。一時車馬盈門，笑語滿堂。呂美亞也施盡她的魔法，陳列各種美酒佳肴，桌上的鮮花也加以眩目的意匠。未被招待的老翁 *Apollonius* 也來了。李雪斯無可如何，也歡迎他入座。這是那天晚上裝扮得像美的女神一般的呂美亞的最大的痛苦。所有的來賓沒有一個不極口讚美女王似的呂美亞。但在這歡樂陶醉的最高潮中獨有哲人 *Apollonius* 冷然地望着呂美亞！執着面如土色的呂美亞的抖顫的素手。把她抱起來的李雪斯雖然迷戀着她，但他的花也似的新妻，早於盛開中活活萎謝了。

『她是蛇！』哲人說。言還未了，那女子大叫一聲，忽然不見了。

這段故事中呂美亞好比白娘娘，李雪斯好比許仙，李雪斯的導師哲人

Apollonius 好比許仙的師傅法海禪師。據白村先生的研究，這個亞波洛涅斯 Apollonius Tyanaeus(4 B. C.)是個深受印度哲學的影響的比達各拉司派的哲學家。相傳他曾行各種道法與奇蹟，一如我國的法海禪師。他曾由波斯旅行到過印度國境，恐怕這段故事也和西遊記一樣是由印度古代的文獻裏產生的。因此一方傳入希臘，經後世英國詩人的才筆藝術化。一方傳入中國，而成白蛇傳，再傳入日本而成上田秋成的「兩月物語」。但凱慈的敘事詩，上田秋成的小說都是完全的藝術品，白蛇傳空有淒豔的故事，明媚的背景，仍不過一種未經藝術純化的粗製品，這何等證明中國藝術家之不爭氣！

三、雲

『田先生，你來看這鏡頭裏面。這種 Pose 好極了。開始罷。』

『好。開始了。槐秋！準備跳呀，哦，且慢！』我對旁邊的東牧師說：『

喂，等巖頭上的那塊白雲過來再拍不好嗎？」

『不要緊，我們一面拍，他一面會出來的。』

『那麼，拍罷。Action！Camera！』

說着 Camera 的聲音便沙沙入耳，巖頭上的槐秋便從一邊岩上，跳到那邊，對着西子湖發了數聲長嘆，遙向着他當年的好友，往日的愛人說聲「少陪了」，從那百尺巖頭縱身一跳，投入大解脫之境！那巖後的白雲不知道是有心無心，果然徐徐地飄到巖前，成了這段悲壯劇的最佳的背景。

這是此次我們在西湖葛嶺拍『到民間去』外景時使用雲的一段苦心。但當時在天際的雲自然不省得這回事。他那裏知道被人利用了。他那裏知道偶然通過那岩頭時被人間一家影片公司不花一文地雇作“Extra”了！記得我有一次因某君之邀陪嗜我們的“Reine du Midi”到某處購物順便使用照機拍了幾張照片，誰知後幾日的某報上都把登出來，題爲某公司時新的衣帽，原來無意之中竟被人利用作商店廣告了。就是不花一文地被人家雇作“Mannequin”了。此類

的事，譬如天際白雲之任人指點。初無損於白雲毫末。但亦可見社會之可惡。一人有一人的個性，與風格，知之深者能寫而出之。使其個性與風格益為明顯，益能動人。——

『人類的容貌，任是何等醜陋的，凝視起來，都使人感到其中潛伏着神祕的，崇嚴的，或是永遠的美。我看影戲中的「特寫」的臉尤有此感。覺得平日隨意看過的人類的容貌與肉體的各部分，都挾一種不可名狀的魔力，襲人而來！』

谷崎氏的這幾句話，實在同時說明了性格描寫的真諦。大藝術家的偉大，便是能把平時人人輕易看過的其人其物的個性「特寫」Close up出來，使人感到其中所含的神祕的崇嚴的，或是永遠的美。

做導演家或腳本家的偉大，也是如此，他們想要他們的藝術和事業的成功。先得找着表現他們思想感情的材料，此種材料不單靠設備完全的舞台，華麗的服裝，優美的音樂，或精良的攝影機，新式的水銀燈，宏麗的佈景。首先要